

2021-2022年高三第三次检测在线考试题带答案和解析（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三十八中）

1. 现代文阅读

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下面小题。

材料一：

美国学者Richard Lehan在其所著的《文学中的城市》中，将“文学想象”作为“城市演进”利弊得失之“编年史”来阅读。在他看来，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“因而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。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：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，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。”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“北京”“上海”或“长安”，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。

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，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，非我辈所长与所愿；我们的兴趣是，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，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，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。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，而是都市生活；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，而是城与人的关系。如此兼及“历史”与“文学”，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。

关注“文学的城市”，必须兼及作家、作品、建筑、历史、世相、风物等，在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。如此“关注”，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“风物记载”与“掌故之学”。对城市形态、历史、精神的把握，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，因此，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、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，关注、体贴、描述、发掘自己感兴趣的“这一个”城市。

谈到都市，我一再坚持，必须把“记忆”与“想象”带进来，这样，这座城市才有生气，才可能真正“活起来”。把人的主观情感以及想象力带入都市研究，这个时候，城市才有了喜怒哀乐，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。另一方面，当我们努力用文字、用图像、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，这座城市的精灵，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。“驰骋想象”，这个让历史学家深感头痛的话题，很可能在文化史家那里如鱼得水——解读诸多关于北京的“不实之辞”，在我看来，意味无穷。因为，关于城市的“集体记忆”，不管虚实真假，同样值得尊重。

关于都市的论述，完全可以、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。就像所有的回忆，永远是不完整的，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，也可能渐行渐远——正是在这遗忘（误解）与记忆（再创造）的巨大张力中，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。记忆不仅仅是工具，也不仅仅是过程，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，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。

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“记忆”，可能凭借文字、图像、声音，乃至各种实物形态，今人之谈论“都市想象”，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无言的建筑、遥远的记忆、严谨的实录、夸饰的漫画、怪诞的传说、歧义的诠释……所有这些，都值得我们珍惜，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。因而，在对都市的解读中，可以是正宗的“城市研究”，也可以是“文学中的城市”；可以兼及古今，也可以比较中外；可以专注某一城市，也可以是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；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，也可以是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；可以侧重史学，也可以是艺术或文化。一句话，只要是对于“都市”的精彩解读，不讲家法，无论流派。

（摘编自陈平原《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》）

材料二

城市文学研究，有一个学科归属问题亟待解决。我们是将它归入传统文学研究，作为传统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，还是将它归入城市学这门学科？对于第一种做法，我的看法是，因为它受到了文学研究之内各种规则的制约，并且缺乏一种对等相通的经验上的把握，所以很难真正进入到文学价值评判领域，也难以与其他学科发生对话关系。一种针对城市文学的外部研究可能要